

佛教造像碑尊像雕刻

尊像是造像碑的基本題材，相對佛本生本行故事及經變題材，尊像雕刻占據造像碑的主導地位。

一 主流尊像

造像碑尊像題材很多，其中幾種主要題材居雕刻的絕大多數。茲列出題材明確的紀年造像碑主流尊像一覽表(表 1)。

表 1 紀年佛教造像碑主流尊像雕刻一覽表

造像碑名稱	釋迦		彌勒					無量壽			阿彌陀
	結跏坐	不明	交腳坐	立像	結跏坐	善跏坐	不明	立像	結跏坐	不明	
延興二年(472)黃口相碑	✓										
歷城太和七年(483)碑	✓										
茂縣永明元年(483)碑					✓			✓			
涿州景明四年(503)劉雄頭碑	✓										
涿州景明四年(503)高伏德碑		✓									
易縣正始元年(504)碑	✓										
長武永平二年(509)			✓								
葉縣神龜三年(520)碑			菩薩								
正光元年(520)100人碑		✓									
偃師北魏平等寺碑			菩薩								
滎陽孝昌元年(525)碑			菩薩								
臨淄正光五年(524)碑							✓				
青州孝昌二年(526)碑							✓				
臨潼孝昌三年(527)碑			菩薩								
廣饒孝昌三年(527)碑				佛							
臨淄孝昌三年(527)碑				佛							
臨淄建義元年(528)碑							✓				
乾縣普泰元年(531)100人碑		✓								✓	
河洛區天平三年(536)100人碑	✓										
登封天平二年(535)碑								✓			
大統四年(538)介媚光碑	✓										
淮安大同四年(538)碑							✓				✓
耀縣大統四年(538)碑			✓								

造像碑名稱	釋迦		彌勒					無量壽			阿彌陀
	結跏坐	不明	交腳坐	立像	結跏坐	菩薩坐	不明	立像	結跏坐	不明	
西安大統十一年(545)碑	✓										
耀縣大統十二年(546)碑			✓								
洛川大統十二年(546)碑	✓										
隴東區大統十三年(547)碑			菩薩								
青州區武定六年(548)唐小虎碑				佛							
平定武定六年(548)碑	✓										
武安武定七年(549)碑						佛					
耀縣大統十五年(549)碑			菩薩								
洛陽天保五年(554)碑						菩薩					
趙縣天保八年(557)碑					佛						
南京永定二年(558)碑									✓		
襄城天保十年(559)碑	✓										
武成元年(559)韋可敦碑							✓				
鄭城皇建元年(560)碑		✓									
咸陽武成二年(560)碑		✓									
渭南武成二年(560)碑		✓									
蒲城天和元年(566)碑		✓									
偃師天統三年(567)宋買碑	✓					菩薩					
廣饒天統四年(568)碑							✓				
耀縣天和元年(570)碑						菩薩					
登封武平元年(570)碑						菩薩					
偃師武平三年(572)碑	✓					佛菩薩					
浚縣武平三年(572)碑	✓		菩薩						✓		✓
洛川建德二年(573)碑			菩薩								
張家川建德二年(573)碑		✓				菩薩					
武平六年(575)鄭季茂碑		✓									
諸城承明元年(577)碑										✓	
滑縣開皇二年(582)碑		✓					✓			✓	✓
開皇三年(583)呂羅漢碑		✓									
西安開皇七年(587)碑		✓									
耀縣開皇十年(590)蘇豐國碑		✓									
耀縣開皇十一年(591)碑						菩薩					
彬縣開皇十五年(595)碑		✓									
涇陽開皇十六年(596)碑											✓
永徽六年(655)碑						佛					
顯慶元年(656)碑											✓

造像碑名稱	釋迦		彌勒					無量壽			阿彌陀
	結跏坐	不明	交腳坐	立像	結跏坐	善跏坐	不明	立像	結跏坐	不明	
安塞顯慶五年(660)碑											✓
扶風龍朔二年(662)碑											✓
麟德二年(665)碑											✓
乾封元年(666)李威碑					✓						
總章元年(668)碑											✓
咸亨元年(670)崔善德碑						佛					
房山咸亨二年(671)碑					✓						
上元二年(675)周遠志碑											✓
銅川儀鳳三年(678)碑											✓
鞏義文明元年(684)碑											✓
安邑垂拱二年(686)碑						佛					✓
垂拱三年(687)母口海碑						✓					
萬榮久視元年(700)碑						佛					
偃師神龍元年(705)碑											✓
臨潼景龍二年(708)碑						佛					
洛陽景雲二年(711)碑											✓
淇縣景雲年間(710~711)碑											✓
洛陽先天元年(712)碑											✓
安邑先天二年(713)碑	✓										
開元四年(716)碑											✓
新鄉開元七年(719)碑											✓
廣平天寶九載(750)碑						佛					
聞喜天寶十載(751)碑											✓
鞏義中和三年(882)碑						佛					✓

觀察表 1 可以發現主流尊像的發展規律：釋迦像流行於北魏中期（439～493 年）至隋代。彌勒像北魏中期至唐代盛行不衰，其中北朝、隋時期與釋迦像並行，構成當時造像的主流。無量壽與阿彌陀像北魏中期至隋代有實例，然並沒有流行，至唐高宗時期阿彌陀像數量驟增，與彌勒像構成唐代造像的主流。

釋迦像分布遍及中原東部和西北地區的各個小區域。實例可辨識者幾乎為結跏趺坐式，其它像碑同一坐式尊像雖沒有銘文標明，通過這些題材明確的實例可以認定，其大多數亦應為釋迦像。釋迦作為現世救世主，超度衆生於生死輪回之大海，是北魏中期至隋代人們主要寄托希望的供養對象之一。稷山永安三年（530）碑記：是以如來府愍長迷，頑昏改畫，託跡迦夷，披融正路。欲令人天同歸，耶（邪）徒互肅……佛弟子比丘僧智……薛鳳規鄉原道俗等……仰慕先跡，每唯真蹤沖遠。故神竊愛德，尚留影於北天；葉公好龍，申降形以示真。仰緣斯趣，各竭家珍，建造石像一區……天人睹斯狀而雲集，耶（邪）徒觀衆心而慕化。欲令此範永潤於四生，繼軌而不絕。又，

咸陽武成二年(560)碑記:邑子五十人等,宿樹蘭柯,同茲明世,爰托鄉親,義存香火。識十惡之徒(涂)炭,體五道之新(辛)苦,造釋迦石像一區,永光聖宅。

彌勒像廣泛分布在中原東部地區、西北地區與成都地區的各小區域,北朝、隋時期數量僅少於釋迦像。其中交腳像(尤其交腳菩薩),北魏晚期(494~534年)至東、西魏時期,見於河洛區、關中區與寧南隴東區。河洛區流行交腳菩薩無疑受到龍門石窟影響,而龍門石窟又承襲了雲岡石窟的因素。關中地區北魏中期即存在交腳像^①,而且隴東、河西本身是交腳像流行區域,關中區北魏交腳像的產生與隴東區關係可能更為密切。北齊、周後期陝北與冀魯豫連接地區也見有交腳菩薩實例,這是它們分別受到關中區與河洛區影響的結果。在廣義定州區範圍,曲陽修德寺曾出土北魏中期交腳菩薩^②,唐縣太和十九年(495)像的背面也浮雕了交腳菩薩^③,就造型看顯然是來自平城(今大同)方面的因素,然而,北魏晚期以降,定州系白石造像興起後該區域卻少見交腳像,更流行立式、結跏趺坐與善跏趺坐彌勒像。山東黃縣發現的皇興三年(469)像為交腳菩薩^④,背面銘記:定州中山郡趙瑛為亡父母、亡兄造彌勒像一區(軀)。它可能是從定州帶到這裏的。青州區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,極少見交腳像實例,非常流行彌勒立像,博興興益北齊碑所見交腳菩薩系從西部臨近區域新傳來的因素。四川梁蟠螭頂千佛碑刻交腳菩薩^⑤,則是吸收關中或隴東地區因素產生的。結跏趺坐彌勒早期實例見於南朝宋,以及北魏太和初期的禪定佛金銅像^⑥,在造像碑中的數量有限。善跏趺坐彌勒的早期實例,見於梁普通六年(525)公孫伯城夫婦造金銅像^⑦,與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正光四年(523)像^⑧。造像碑中基本流行於北齊、周至隋開皇時期的河洛區、關中區與隴東區等地,佛、菩薩像並存,菩薩像的比例明顯高於佛像。唐高宗以後善跏趺坐彌勒均為佛像。彌勒繼釋迦佛位,為補處菩薩,釋迦滅度後生於兜率天內院,未來世降生人間,於華林園龍華樹下成正覺,三會說法度人,根器深者先得度。因為釋迦佛雙林入滅,許多信徒希望彌勒下生,並最先得度,同時彌勒作為兜率淨土世界的教主,又是信徒祈盼亡靈超升的救世主。如富平太昌元年(532)碑記:樊奴子……愿……七世先亡,上生兜率,面奉慈尊,餐聽大乘,悟元(無)生忍;及三界衆生,三會初興,愿登先聞,果報成佛。而唐高宗永徽以後至武周時期彌勒佛的流行,與武則天參政並執政有千絲萬縷聯系。房山咸亨三年(671)碑記:恒憂久處無明,輪回生死,苦津巨越,火宅難超。唯憑無上法王,慈悲覆護……故於法華堂內樹碑,經額上造彌勒佛一鋪。又,臨猗天授三年(692)碑記:聖神皇帝……深明因果,方崇釋氏之門;弘濟艱難,自得輪王之稱……雖如來上聖,自安忉利之天;彌勒下生,或濟閻浮之境。時既口矣,道又行焉,莫不功窮妙口,口盡虔心。

無量壽與阿彌陀像最早實例均見於南朝,且無量壽多立像。北齊後期至隋初,二者並存於同一造像碑。然隋及以前數量有限,不占重要地位,唐高宗以後無量壽像消失,阿彌陀像數量驟增,分布在關中區、河洛區、晉西南區與冀魯豫連接區。唐阿彌陀像已知實例均為結跏趺坐式,其中相當部分坐蓮蓬座。無量壽(或阿彌陀)為西方淨土世界的教主,彼國土無有諸苦,但受衆樂,吸引了無數善男信女發愿往生此淨土,更是亡靈寄托的理想場所。諸如天水天和元年(566)碑記:愿七世祖宗,沐浴彌陀之水,回向功德之林,不為劫數所遷,不為塵勞所染。上元二年(675)周遠志造像記:周遠志等,並翹想馳於法浦,乃結愿於西方……奉為天皇天后、太子諸王、遠劫師僧、七代父母,敬造阿彌陀石像一龕……用斯功德,豎通有頂,總契無生,傍亘無邊,俱升淨境。洛陽景雲二年(711)碑記:恒文未口,猶迷弱喪之津;樂界遐通,即壯歸依之路。爰有汝州司士參軍、滎陽盧昭順,為亡息盧州都督府參軍遠恕,敬造彌陀石像一龕。無量壽或阿彌陀往往與觀世音、大勢至組合,構成西方三聖像。如諸城承明元年(577)碑

記：佛弟子張思文敬造無量壽像一軀，並觀音、大勢至。銅川儀鳳三年(678)碑記：敬造阿彌陀像正面四區，勢志(至)觀音，巍然左右。

釋迦、彌勒、無量壽(或阿彌陀)都是作為救世主身份出現的。時間越早信徒的認識越模糊，成都天監五年(506)碑陽額部山巒間刻往生之人，造像記云：口不幸存亡群生，愿騰遊諸佛之所。越到後來淨土觀念日益深入人心，永熙二年(533)解保明碑記：為亡者往生西方，上升兜率，會遇彌勒，下生人中公王長者，衣食自然。張家川建德二年(573)碑記：王令猥……敬造……彌勒壹堪(龕)，釋迦門(文)一堪(龕)……伏令忘(亡)息等神生淨土，值遇(遇)諸佛，龍華三會，愿在初首。晚唐詩人白居易對唐代信仰西方淨土情況作了總結，《釋氏稽古略》卷3略引《樂天文集》云：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，西方有世界號極樂，以其無八苦四惡道故也。其佛號阿彌陀，以壽無量，愿無量，功德、想好、光明無量故也。諦觀此娑婆世界，衆生無賢愚，無貴賤，無幼艾，有起心歸佛者，舉手合掌，必向西方；有怖厄苦惱，開口發聲，必先念阿彌陀。又，範金、合土、刻石、繡紋，乃至印水、聚沙、童子戲者，莫不率以阿彌陀為上首，不知其然而然。^⑨

二 其它尊像及關聯問題

佛道混合造像碑是一種特殊形式，現有實例集中在關中區，從北魏早期(386～438年)持續到隋初。茲列出紀年佛道像碑一覽表(表2)。

表2 紀年佛道混合造像碑一覽表

名 稱	造 像	銘 記
耀縣始光元年(424)碑	碑陽主龕左佛、右天尊像，碑陰主龕為思惟菩薩，左右側面分別刻佛、天尊像。	“魏文朗……為男女造佛道像一區(區)。供養平等，每過自然”。
耀縣神龜元年(518)碑	碑陽刻佛像，碑陰刻天尊。	“大聖幽儼，以虛寂為旨，生口萬物，功不在已(已)，纖莫通微，咸無不周。……張安世體識苦空，識真口法，減割家珍，張安世人身造石像一區。”
臨潼正光四年(523)碑	碑陽主龕為天尊像，碑陰主龕及左右側面均刻佛像。	“如來大聖……分刑(形)昔化，內外啟徹，佛道合慈，無為是一實。邑義七十一人等，……口發洪心，立石像一區。上為皇帝陛下，下為父母……龍華三會，愿在初首，所愿如是”。
富平正光五年(524)碑		“但官魏豐國”。“大愿既成，已要無上之道行口悲已藏蒙惑之類……造像一區……清大愿弟子等，捨身受身，值佛……至成佛”。
臨潼孝昌三年(527)碑	碑陽與左側面龕刻老君，碑碑陰主龕刻交腳彌勒菩薩。	“建造太上道君石像一口，相好無邊，萬駕歸宗，……妙樂天宮，口睹真道，……罪滅福生，……官高位遷位，……游口紫宮。”
富平太昌元年(532)碑	碑陰下部線刻地獄變相。	“道民樊奴子”。“樊奴子體解四非，玄識幽旨……愿……妻息六親，中表[身]安行吉，神和調暢……七世先亡，上生兜率，面奉慈尊……三界衆生……果報成佛”。

名 稱	造 像	銘 記
耀縣大統十四年(548)碑	碑陽為天尊,碑陰為佛。	“重利群生,教與仙藥。精成(誠)則白日升天,豈非人元神尊,福起九劫者矣。是以合邑子七十人等,輪有緣,值遇至法,識信三寶,思建功效。……造大道如來二聖貞(真)容。……為……,得免(免)三惡,常居人道。”
耀縣武成元年(559)碑	碑陽左右二主龕分別為佛與天尊像,碑陰及左側面刻佛,右側面刻天尊。	
耀縣保定二年(562)李曇信碑	碑陽、陰分別刻太上老君與釋迦佛,左右側面分別為佛、菩薩。	“佛弟子李曇信兄弟等,減割家珍,敬造釋迦、太上老君、諸尊菩薩石像一區,……成無上道,所愿從心”。
保定五年(565)樊畔仁碑		“道民口口口口為亡口口口造黃玉口口口一區……法界衆生,同登正覺”。
臨潼開皇四年(584)(即“下元三年”銘)碑	碑陰主龕為天尊像,餘三面龕刻佛像。	“形廓生于自然……體道靈機,裁割家珍……崇建靈像四面”。

由此表發現,該類像碑的施主多兼信佛、道兩教,尊奉供養兩教教主。他們對佛、道教義均有所了解,又所知有限。從所有造像情況看,當時佛教徒居大多數,道教徒占的比例很低,兼信佛道兩教的信徒受佛教說教的影響尤深,反映在造像記中佛教思想更明顯。耀縣始光元年碑(圖 160)佛道像雕刻處於均衡平等地位,並刊供養平等銘文,北魏晚期以降諸碑佛道像在碑中的位置、數量亦基本平衡。由此看,兼信二教的信徒大體站在不偏不倚的位置對待佛道二教。在關中地區有一定數量的道教單體造像,無疑該區域有一部分專門的道教徒,兼崇佛道二教的信徒,恰是在佛教與道教兩股勢力的交互影響下產生的。這部分信徒寄希望於兩種宗教,以求更多的收益,實際上這是心理上宗教感受力比較膚淺的反映,此情況出現當與關中地區存在較多的少數民族部族群體,它們所持有的社會文化素質相對中原東部地區低有關。耀縣大統十四年(548)碑(圖 188)記:重利群生,教與仙藥。精成(誠)則白日升天,豈非人元神尊,福起九劫者矣……造大道如來二聖貞(真)容。顯然帶有濃厚的道教思想成份,這是施主受到了佛道二教思想影響,對它們的區別又不甚清楚的表現形式。與關中毘鄰的晉西南地區,河洛地區存在數區北齊、周時期的道教造像碑,基本可以肯定是受關中地區因素影響的產物,而迄今為止此二地區極少發現佛道混合造像碑,從而也說明了此二地區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於關中地區。在陝北宜君牛家莊石窟可見佛道同窟造像情況^⑤,北朝時期陝北的社會狀況與關中地區有許多共同之處,相比更為落後,歷史上很可能存在佛道混合造像碑。值得注意的是,我國早期佛教藝術中往往夾雜道教成份,如酒泉北涼石塔之八面體基柱雕有八卦符號^⑥。歷城太和七年(483)碑記:崔承宗上為亡父母敬造釋迦象(像)口軀。使亡父母託生紫府安樂之鄉,神飛口光,普焰十地。在此,道家的紫府與佛土無差。從邑子名觀察,有些是佛教徒與道教徒借助同碑造像,他們又可能各奉其教主。

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佛雕刻像碑,反映了北朝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三世佛信仰情況。此前,論及三世佛者幾乎討論以主尊形式出現的造型,與七佛或本生本行故事聯系的形式,沒有引起足夠重視。偃師天統三年(567)韓永義碑(圖 55),碑陽額部刻善跏趺坐彌勒菩薩(下有題記),碑身上緣刻六龕結跏趺坐佛,或禪定或說法,為過去六佛(下有題記),中部大龕刻結跏趺坐說法釋迦佛(側有題記),造像記云:合邑諸人等,宿值

明珠，久歷諸佛，故能異心同挈，仰慕遺蹤，在於定光像背敬造七佛寶塔（龕），並二菩薩。賢聖諸僧，彌勒下生，梵王帝釋，舍利非壺……睹之者淨信開明，受禮者三郗（障）殄息。斯乃塵勞之中紹如來種，藉（藉）此勝善，仰愿……彌勒下生，恒為導首。偃師武平三年（572）碑（圖 60），碑陽額部刻善跏趺坐彌勒佛，碑身上部刻一排七龕結跏趺坐禪定佛或說法佛，應為過去六佛與釋迦佛，碑陰額部刻善跏趺坐彌勒菩薩。從上述二碑諸像所處的位置看，前者突出釋迦佛的現世教化，後者注重未來彌勒下生成佛。這種組合形式最早實例見於河西地區的北涼石塔，如酒泉太緣二年程段兒造像塔，雕刻了結跏趺坐七佛與交腳彌勒佛，北朝晚期（520～580 年）造像碑是同一組合在中原地區的繼續發展形式。《大悲經》卷 3 云：阿難，我滅度後此賢劫中當有九百九十六佛出興於世，拘留孫如來為首，我為第四，次後彌勒當補我處，乃至最後盧遮如來，如是次第，汝應當知。^⑨與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聯系者，如天水麥積山北魏末期 10 號碑（圖 274），刻出了作為前世本生的定光佛授記，現世本行的諸多情節和未來彌勒菩薩，尤其強調了現世釋迦的因緣教化。類同的還有洛陽平等寺正光前後碑（拓 33）、偃師天統三年宋買碑（圖 56）等，麥積山 10 號碑還在碑陽上層中龕的龕楣雕刻了七佛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諸碑集中於河洛區與天水佛教文化發達區域，河洛區實例又多出自有名寺院，反映的是僧侶而不是一般民衆的信仰情況。

七佛也是我國早期佛教藝術中比較重要的題材，北魏中、晚期石窟造像中常見。在造像碑中除以三世佛的組合形式出現者外，單獨的七佛題材也延續下來。關中區永平三年（510）罕安定碑（圖 162）碑陽，上部一排六禪定佛，中部大龕一禪定佛，應為過去六佛與釋迦佛的組合，亦突出了釋迦。洛陽武定三年（545）碑（圖 44）碑陽額部刻二坐佛，碑身上部分二層刻四坐佛，下部大龕一佛，表現內容與上碑基本相同，碑陰額題魏報德玉像七佛頌碑，造像記云：三有深無限，彼岸甚悠悠，不如奮雲翼，高翔天中城。反映了作為此碑施主的諸比丘和官吏，亂世中祈求值遇諸佛的心里。許多北朝晚期造像碑龕楣刻出七佛，僅起裝飾作用，是七佛信仰日趨衰落的反映。北齊至隋初還出現了七佛八菩薩題材，孟津北齊常岳碑（圖 83）刻出單一的七佛八菩薩立像，開皇三年（583）呂羅漢碑記：佛弟子口口口一百人等……敬造碑像一區，上有七佛八菩薩，下復釋迦、思惟。佛教史上也存在同一情況，《續高僧傳》卷 8《慧遠傳》云，隋京師淨影寺慧遠，夢見自手造素七佛八菩薩像形，並端峙還自續飾，所畫即竟，皆次第起行。^⑩據《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》卷 1^⑪，七佛為過去七佛，八菩薩分別為文殊師利、虛空藏、觀世音、救脫、跋陀和、大勢至、後大勢至與堅勇菩薩。

《法華經》在社會上廣為流行，使得釋迦、多寶佛，大通智勝佛，十六王子，觀世音，成為造像碑雕刻不可忽視的題材。造像碑釋迦、多寶佛流行於北魏晚期至隋代，天水麥積山北魏 10 號碑、新絳武定二年（544）碑（圖 113）、洛陽天保五年（554）碑（圖 46）、亳州河清二年（563）碑（圖 51）、天水天和元年（566）碑（圖 271）、浚縣武平三年（572）碑（圖 61）、泗水武平五年（574）碑（圖 13）、涇川開皇二年（582）碑和洛陽開皇九年（589）碑（圖 63）等，均以主龕形式雕出釋迦、多寶佛，其中涇川開皇元年碑釋迦、多寶與之上的覆鉢構成多寶塔形。新絳武定二年碑記：為一切造釋迦、多寶二像，愿證之容，並侍菩薩，真形相具，好美世資。使祈敬之徒睹觀者捨天神之指南，歸信者棄輪王之珠算，男女衛進，舍世消奸。泗水武平五年碑記：設三車於火宅，欲度六道於滄波……靈山之事，重來於此世……斯多寶之無殊，比涌出而不異。借此表現三乘歸一的大乘道理。北齊、周時期至隋初，造像碑出現十六王子及大通智勝佛題材。安邑保定二年（562）碑佛龕旁題十六王子佛主、大通光佛（即大通智勝佛）主。孟縣好成村北齊碑（圖 152）四面各開三層龕，中層二佛，餘各一佛，凡十六佛，造像記云：敬造十六

王子像，愿……口時成佛。沂水開皇四年(584)碑記：欲山峻峙，非翔羽不升；苦海修長，非寶舟無濟……敬造十六王子像壹軀……物假人營，事符神造，咸言涌出，悉道飛來。此題材出《妙法蓮花經·化城喻品》^⑥，謂往昔三千塵點劫時有大通智勝佛，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王子。大通智勝成正覺後，十六王子皆出家為沙彌，從佛聞三乘教，初發大乘心，聞佛說《法華經》。佛八萬四千劫間寂然入定，時十六王子各上法座，八萬四千劫間為四部眾講《法華經》，後各成佛，為八方如來。可見，十六王子造像的出現是傳法思想的反映。造像碑中單獨觀音造像並不發達，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囿於這種雕刻形式的結果。

北齊、周時期至隋，造像碑流行盧舍那佛及普賢菩薩，修《華嚴經》的教徒禮盧舍那佛，修普賢行。臨沂河清二年(563)比丘曇欽碑是盧舍那像碑的最早實例。河清三年(564)董淵碑(圖 290)，碑陰主龕刻出普跢趺坐盧舍那佛(側有題記)。青州河清三年碑記：比丘明空等七人為……敬造盧舍那像一軀。愿善道資身，福因聞(潤)識，等悟思修，齊鑒我淨，長乖四生，永證一實。臨沂武平五年(574)碑記：趙寶仁為亡恩比丘僧口猛，敬造盧口那像一軀。庶使水火代終，金木迭毀，口名不朽，永永無窮。又，耀縣隋口善等 13 人碑記：夫盧舍無形，丈六口容，已(已)彰無名之真名。迷之者沉淪苦海，悟之者出世之常路。浚縣武平三年(572)碑與滑縣開皇二年(820)碑，均以主龕形式雕出乘象普賢。如上可知，盧舍那像的施主多為比丘，從側面說明了《華嚴經》甚深經典在僧侶界的影響，超出在世俗民衆中的影響。上述像碑基本分布在臨沂區、青州區和冀魯豫連接區，其它佛教遺存也表現出同一現象，安陽靈泉寺武定四年(546)大留聖窟既雕出盧舍那像^⑦。刊經方面有安陽小南海石窟天保六年(555)《華嚴偈讚》^⑧，邯鄲南響堂一、二、四窟天統元年(565)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^⑨，以及泰安映佛岩武平元年(570)《華嚴經》^⑩。這些遺存的分布情況說明，冀魯豫連接區、臨沂區和青州區，形成北朝華嚴學發展的中心區域。實物遺存與佛教史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，湯用彤先生云：南北朝宋至梁朝，天下少研《華嚴》者。然梁末至唐初，南北無論學僧或俗士多所崇信，宜將華嚴宗之成立也。^⑪

維摩變題材流行於北魏早期至隋初。耀縣始光元年(424)碑碑陰上部龕左右側，分別線刻出維摩詰居士與文殊師利菩薩，此維摩變居碑的次要位置，僅起一種裝飾作用。關中區正光元年(520)王阿全碑(圖 170)，在碑陽中部刻維摩變，左方維摩詰坐屋內，手執麈尾，周圍侍立弟子，右方華蓋下文殊師利執如意坐，側二脅侍，維摩、文殊間刻隨文殊來的天人等眾，此碑維摩變已處於主要位置，規模也擴大。同屬關中區的普泰元年(531)罕買德碑(圖 180)，亦以主龕形式刻出維摩變，維摩、文殊之問題：維摩詰口患於方丈室時，口化菩薩，天女散花。北魏晚期及以後，主龕形式與裝飾形式的維摩變共存。而淇縣武定元年(543)碑(圖 43)，在碑陽的顯要位置刻出規模宏大的維摩變，畫面由數十個人物構成，細膩生動，為造像碑維摩變雕刻的最高水準。浚縣武平三年(572)碑與滑縣開皇二年(582)碑，亦刻出了主龕形式的維摩變。北魏晚期造像碑維摩變題材分布於關中區、河洛區，東魏北齊時期波及到冀魯豫連接區以及青州區和臨沂區。其中關中區北魏晚期維摩變可能為同一地區早期題材延續而來，河洛區維摩變應受到龍門石窟影響，龍門石窟者又源於雲岡石窟。維摩變題材的流行與當時社會上注重玄談的風氣有關。魏晉以來名士雅尚玄談，江南地區文人士大夫階層尤其注重氣質風度，南朝僧侶頗以執麈尾能清言者為高。《高僧傳》卷 7《慧通傳》云，慧通每麈尾一振輒軒蓋盈衢。^⑫《高僧傳》卷 7《曇諦傳》、卷 8《道慧傳》，與《續高僧傳》卷 1《法泰傳》、卷 5《僧旻傳》也有類似記載。南朝的風尚影響到北朝，《續高僧傳》卷 6《真玉傳》云，青州僧真玉身無疹癢便行後事，授諸弟子衣服、幾杖、麈尾、如

意。偃師天統三年(567)宋買碑記:大都邑主宋買二十二人等,可謂知周道濟之功圖,應遍知之跡崇,尚老莊之談,景慕(慕)神仙之術,強覽博聞,辯說無礙。也反映了這一情況。

有些造像碑雕刻有多種題材,然很難找出它們在教義上的內在關係,實際上它們主要起裝飾作用,以烘托宗教氛圍。沁陽武定三年(545)碑記:釋迦怡怡,若兜率之趨琦殿;彌勒昂昂,狀龍華之啓三會。多寶同坐,事等涌出;飛塔(龕)環虛,旋環[反][又]。維摩權形,嘿言於方丈;文殊十辭,表問疾於平等。菩薩諸天,蕭瑟口麗;金剛密跡,獻目揚階。又,開皇五年(585)王俱碑記:百花之開,春樹赫義,竟照似萬日之聚;高大師(獅)子怒形,含瞋舉目。漏識分明,衆口俱備。其渲染氣氛的功能顯而易見。

三 千佛像

多佛可看作千佛的特殊形式,造像碑可見 170 佛、35 佛和 53 佛題材。豫北延興二年(472)黃口相碑記:黃口相爲亡父……造釋迦牟尼百七十佛像。愿亡父椿是誠口,永離苦難,[值]遇諸佛,深解實相。普及衆生,既悟道果。《出三藏記集·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》^②,記有《稱揚百七十佛名經》1 卷,然此經未能傳世,已無法了解 170 佛的原由。

關中區正光二年(521)劉法藏碑(圖 171),碑陽刻 34 小龕禪定佛並一大龕禪定佛,凡 35 佛。《佛說決定毘尼經》云^③,犯五無間業者,宜於三十五佛之邊至心懺悔,釋迦為三十五佛之首。此碑陽大龕佛應即釋迦。造像記云:合比丘劉法藏,弟子比丘法遵二僧,[爲]身造一區五十三佛。是否碑陰及兩側面尚刻有 18 佛,不得而知。關中區正光二年(521)馬苗仁碑(拓 159),碑陽刻 52 小龕禪定佛並一大龕禪定佛,凡 53 佛。造像記云:肇化啓無因之徒,草筭推果因之路。生緣相謝,果因難絕。而合邑等……造石像一區……愿邑子等一時成佛,愿愿從心。又,陝西省博物館藏任長生造像碑記:仰爲國主造釋迦一區、彌勒一區、五十三佛、十六佛,願秉此善,合門大小,口災度難永……萬慶吉安。《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》云:藥上菩薩淨妙色身,即爲行者稱說過去五十三佛……若復有人能稱是五十三佛名者,生生之處,常得值遇十方諸佛。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禮五十三佛者,除滅四重五逆及謗方等,悉皆清淨。以諸佛本誓愿故,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。^④造像記含義與經文是一致的。安陽寶山石窟刻《五十三佛名經》,也反映了供養五十三佛的情況。

具實在意義的千佛至明清時期一直流行,北朝時期尤為盛行。有的確實造像 1000,如葉縣神龜三年(520)碑(圖 37),碑陰刻 660 軀,左側面 160 區,右側面 180 軀,凡 1000 軀。它們與碑陽彌勒菩薩組合。有的根據碑的體積並便於設計,大體刻 1000 軀像,如豫西保定五年(565)碑(圖 54),碑陰刻 565 軀,兩側面各刻 175 軀,凡 1006 軀,它們與碑陽說法佛組合。有的號稱千佛,實際刻出半數左右,如介休天保十年(559)碑記:比丘法悅邑子等一千人,口造千像成……恒值佛教法,愿愿從心,一時成佛。此碑四面計刻 627 軀佛,諸佛側題邑子名。

淇縣武定元年(543)500 人碑(拓 38),碑陰刻 432 軀佛,諸佛側題邑子名。有的限於碑的面積,象徵性地刻出千佛,如青州區正光二年(521)伊氏碑(圖 2)刻小佛 30 軀,青州正光六年(525)碑刻 182 軀。由於缺乏題記,這些千佛的性質迄難斷下結論。西安唐裴行純碑僅存上半,留千佛 500 軀,造像記云:釋迦牟尼像一龕並賢劫千佛,即於淨住寺供養。由此推側,上述葉縣神龜三年碑與未來彌勒組合者,可能為星

宿劫千佛。

五代以後三劫千佛雕刻流行開來。定州後梁開平三年(909)山可球造像記云：三劫星宿、莊嚴、賢劫三千軀佛，今並裝造口就。^⑥隆堯金大安三年(1211)三碑分別刻1087、1000和940軀佛，凡3027軀，無疑，三碑代表了過去莊嚴劫、現在賢劫與未來星宿劫千佛。衛輝康熙三年(1664)碑(圖76)碑陽、陰各刻佛150軀，凡300軀。碑陰額題南無十方三世諸佛，造像記亦云鑄刻三世叁千軀於口上。

注釋：

① 如興平皇興五年(471)像，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《中國美術全集·魏晉南北朝雕塑》69圖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8年。

② 《中國美術全集·魏晉南北朝雕塑》78圖。

③ Osvoid siren, *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*, PL. 70, London Ernest Benn Ltd. 1925

④ 山東省博物館藏。

⑤ 四川省博物館藏。

⑥ 如元嘉二十八年(451)劉國之造像，見 *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*, PL. 16c; 惠民太和二年(478)像，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等編《山東文物選集》(普查部分)208圖，文物出版社，1959年。

⑦ 大村西崖《支那美術史彫塑篇》435圖，(日本)佛書刊行會圖像部，大正四年(1915)。

⑧ 楊伯達《曲陽修德寺出土紀年造像的藝術風格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60年。

⑨ 明覺岸編《釋氏稽古略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冊。

⑩ 靳之林編著《延安石窟藝術》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2年。

⑪ 王毅《北涼石塔》，《文物資料叢刊》第一輯，1977年。

⑫ 北齊那連提耶舍譯，《大正藏》第12冊。

⑬ 唐道宣撰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冊。

⑭ 晉譯，失譯。《大正藏》第21冊。

⑮ 姚秦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正藏》第9冊。

⑯ 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《河南安陽靈泉寺石窟與小南海石窟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4期。

⑰⑱⑲ 丁明夷《鞏縣、天龍、安陽、響堂數處石窟寺》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鞏縣天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⑳ 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㉑ 梁慧皎撰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冊。

㉒ 梁僧祐撰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冊。

㉓ 西晉敦煌三藏譯，《大正藏》第12冊。

㉔ 南朝宋良耶舍譯，《大正藏》第20冊。

㉕ 李靜傑編著《石佛選萃》180圖，中國世界語出版社，1995年。